

## 虚惊

□陈志鸿

一身疲惫回到家,点开大姐竹儿的微信语音:“二妹,我被诊断出胸腺癌,妹妹也,我才58岁呀,上天不公哟……”这是怎么啦?小妹患癌都仍在治疗中,姐姐又……这无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懵,无形的悲伤如龙卷风袭来。

泪眼朦胧中关于竹儿大姐的画面一幕幕回放。

小时候,忍不住饥饿的我常常由竹儿带着去谭家坝偷桃子,我负责放哨,而竹儿负责爬树偷桃,胆大心细的合作让我们屡屡得手。

鲜桃易腐烂,又不敢拿回家里,竹儿便在自留地杓兑处挖一个洞,小心翼翼把鲜桃贮存起来。每天放学后我俩就到这里刨桃子吃,竹儿总会让馋嘴的我多吃两个。

久走夜路总会撞到鬼的。妈妈去锄地,抡锄一挖,一堆红艳艳的桃儿露了出来。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的母亲立马把我和姐姐弄来“严刑逼供”。竹儿一口咬定桃子是她一个人偷的,也是她一个人吃的。责罚的黄荆棍抽在了竹儿的屁股上,但倔强的竹儿却没落下一滴眼泪,事后还一瘸一拐对我说:“妹妹,恭喜你没承认。我皮糙肉厚,还经得住煽几棍。”

长大后我们随爸爸工作变动举家迁到渠江钢铁厂,竹儿进炼焦车间当了一名临时工。每次从车间回来,她黑缎似的头发上撒满一层“薄霜”,不时还有一两抹炭墨像小猫眯的胡子一样滑稽地挂在她清秀的脸蛋上。妈妈这时便把她拉到镜子前;“看你这个鬼样儿,女儿家家的,又不爱个好,将来哪个要你哟。”

竹儿回敬一句:“没人要更好,免得你们给我办嫁妆。”说完吐吐舌头一溜烟冲进浴室。

两年后一朵桃花悄然地落在竹儿的披肩长发上。同厂伙食团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看上了大姐。那年代找个伙食团的人当老公是件很长脸儿的事。妈妈欢天喜地给姐姐准备了三件嫁妆——1床红色团花被子,1床粉色毯子,1个印着花开富贵的盆

子。出嫁那天竹儿姐流下了眼泪,妈妈也哭了,我一个人端着“花开富贵”默默跟在送亲队伍后面,一路不时有几枚黄叶落下来掉在“花开富贵”的盆子中央。我拈起这些毫不识趣的叶子,把它们扔在地上,再踏上一脚……

在我如愿考上大学时,姐姐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为我买了读书用的所有家什。我俩搭上前来迎接新生的校车,我靠在姐姐肩上,深深的笑靥如一朵朵桃花涂红了我的脸颊。姐姐轻抚着我如瀑的长发,浅浅的酒窝里也盛满了难得一见的醉意。

毕业后我进机关端上了“铁饭碗”,而姐姐和姐夫却在下岗的大潮里如两叶颠簸的小舟摇晃不止。我通过朋友关系介绍他们去了大连,开起了一家川菜馆。哥哥一手稔熟的川菜手艺,姐姐嘴甜大方,把小餐馆经营得风生水起。经营十年后他们回到了家乡,在农贸市场口办起了夫妻食店,哥哥负责经营甜点,姐姐负责经营凉拌菜及油炸食品。

我上下班都会看见一个微驼臃肿的背影在热气腾飞的烟火里忙碌。不时听见一些中年男子毫无顾忌地开着荤玩笑:“胖婆娘的食品就是好吃,秤儿翘得硬是高……”大姐不愠不怒:“那是啰,不给你整翘些你又不安逸哒嘛。”说笑间又往称得足足的食品袋里添上一两撮。

久而久之“胖婆娘”的诨名不胫而走,“胖婆娘绝不短斤少两”的评价给姐姐带来了财富,但过度起早贪黑也像磨盘一样一点点碾压着姐姐的健康,常年久坐于风口让大姐患上了严重类风湿病,腿肿得变了形。我好劝歹劝,她才把摊子转让出去,闭了店彻底休息。而今这才刚休息一年,怎么就患上了癌症了呢?

我立马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哥哥告诉我,在这之前大姐频繁地感冒,还有不明原因的咳嗽,直到咳嗽带血才去医院做CT平扫,结果发现胸腺和锁骨处各有一个肿瘤,初步诊断为“胸腺癌”。下步准备去大坪医院做肿瘤切除术,然后再做一系列具体检查。

手术那天,竹儿姐盘腿坐在病床上,口里念念有词。头顶短发稀疏,脸色蜡黄。

当医护人员来接她去手术时,我回头看见她眼里蓄满了泪水,我赶紧把脸扭向一边……

手术是成功的,但等待结果却是漫长的。我们每次打电话回家与亲戚朋友交流病情,竹儿姐都像小偷般尾随其后,用一双惊惧但机警异常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偷听。我明白她是怕我们隐瞒真实病情。我拍拍竹儿姐后背:“老大,放心好啦,纸能包住火吗?”

十天过去了,与她一天做手术的病友都一个个或忧伤或欢喜地回家过年了,只有竹儿的结论一直没有出来。问管床医生就一句话:你病情复杂,得花时间。

焦灼之间,竹儿便向已患乳腺癌的小妹打电话求证。患癌的小妹已积累了一些癌症知识,她听到竹儿姐的报告后,语气严肃:“姐姐,从报告上看,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接受化疗吧。”

竹儿姐脸色顿时煞白,一行浑浊的泪水从眼窝滚出。我心里把小妹狠狠地骂了一顿,然后故作轻松地安慰道:“姐,小妹毕竟不是学医的,也是个半罐水,她说了根本做不了数的,还是等结果出来吧。”可竹儿姐一口认定小妹患过癌症,一定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成天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我也只能在一旁干着急。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第十二天,结果终于下来了,随着主管医生的笑脸和轻快的脚步,一张诊断书如一朵桃花般绽放在多日毫无生机的304病房。竹儿姐泪雨滂沱,喜极而泣。她颤抖着拨通了妹妹的电话:“妹妹,我是良性肿瘤!”电话那端妹妹也一下哭出声来。我一把夺过电话:“细妹,你个陈半罐儿,你一句话就把大姐拉到刑场,反手剪着,正喊预备开枪时,幸喜一匹黑马飞驰而来,大呼刀下留人……”

一口气说完这一大堆话,我的泪水也奔流成河。

“我是小林啊,爸爸,你怎么啦?”  
“走,走,滚开!去把我么儿给我抱来……”

一声刺耳的怒骂,让我端着杯子的手不由自主的剧烈颤抖,“咣当”杯子摔得粉碎。

“你怎么回事儿啊?这么大了连个杯子都端不稳,将来还能干什么?真没出息!”闻声赶来的妈妈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指责。

那一刻的我除了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还能做些什么?

我曾经为之骄傲的父母啊!那一声巨响摔碎的仅仅是一个杯子吗?

原来,我是一个爸爸不喜欢的女孩!

原来,我是妈妈眼里没出息的女孩!

原来,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存在!

那一夜,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无声的痛哭。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洗衣服,扫地,做饭,凡是我能做的家务,我都去做,从那一刻起,我把自己变成了众人眼里勤快又懂事的乖孩子。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去一个他们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自生自灭。

16岁那年,中考前夕,我带着几件简单的衣服、40块钱,和好友小丽一起离家出走了。

我们来到城里,站在人行过街天桥上,看那些有爸妈接送的城里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背着好看的书包,幸福地走进学校的大门,看着看着,恍惚间,那个黑黑瘦瘦的女孩怎么长着和我一样的脸?微笑着帮她接过书包的不是我的爸爸吗?眼泪又一次喷薄而出。

“林子,我们明天回家吧!”小丽已经泣不成声。

回到学校的大门,黑脸老爸,高高举起那只大大的右手,那满带红血丝的眼睛愤怒又心痛死死地盯着我,我不屑地闭上眼睛,视死如归地等待着那一巴掌从天而降。

“都说你听话,听个屁话!你这是要把我和你妈气死吗?快跟老师认错去!”爸爸气急败坏。

“气死就气死,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我在心里偷偷的回敬道。

虽然后来我没有再离家出走,但那种“无助、无望、无价值”的感受却一直跟随着我。

童年的记忆或许会淡忘,但未释放的情绪和当时未疗愈的伤痛,却会对我们性格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会背负一生。

我从一个讨好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不会拒绝的成年人,为了别人和别人的眼光而活着,害怕拒绝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害怕别人会不喜欢自己,于是丢掉了“自己”,带着那一个又一个“别人”沉重前行。

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折磨你!直到有一天,不堪重负,身心到了崩溃边缘的我被送进了医院。在那个洁白的安静世界里,我如梦醒来,幡然醒悟:世上没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人了,我每天活得苦兮兮特别拧巴,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自我伤害而已。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了,拿什么去爱别人?别人又凭什么来爱你?

从明天起,与自己握手言和!做一个简单而幸福的人。不沉溺幻想,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畏惧将来。

## 与自己握手言和

□安子琳

“当你能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述自己,说明你已经全然地接纳了自己,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记不清是在哪里看到的这句话,却长时间地把它当灯塔一样仰望,成为自己不懈努力的方向。

“妈妈,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吧。”每当儿子有这样的要求时,我总会在脑子里搜索那些快乐的、有趣的、幸福的、美好的记忆片段,与他分享,然后在欢乐的笑声里完成一次次美好的回忆。

周国平说:童年之所以幸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最纯净的感官。在孩子眼里,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奇的色彩。

雨后挂在山腰的那一道彩虹,可以带我们去梦想中的童话王国畅游;我可以变成那个插上翅膀的天使来去自由,为世界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带去他们想要的一切;高大帅气却时常不在家

的老爸可以换下他那张黑脸带着我去每一个想去的地方,愉快的玩耍;我可以变成男孩子,站着撒尿,下河洗澡……

这些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却在一个夏天的夜晚被狠狠击碎。

那一天,很久没回家的爸爸,带着几个同事高高兴兴地回家来,妈妈特意杀了只鸡款待他们,几杯酒下肚,不胜酒力的爸爸便醉得语无伦次,妈妈扶着他躺在床上便去收拾碗筷,留下一杯糖盐水,让我守在床边,等爸爸醒了给他喝,我一直盯着爸爸的眼睛等他醒来,时间一分分过去,可他怎么也不睁眼,不到十岁的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样子,担心又害怕,于是使劲地摇晃想要叫醒他,终于看到他的眼睛微微的睁开了,马上递上杯子喂他喝水。

他一边喝一边斜着眼睛看看我:“你、你是谁啊?”